

## 生/活/随/笔

## 一菀进城的韭菜



刘椿山

窗台上,那菀种在花盆里的韭菜,已经在城里生活七年多了,它是和母亲一起进城的。刚开始它和母亲一样,有些不适应城里的生活,蔫耷耷的,后来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,长得和在乡下时一样葱郁。

七年前,母亲患尿毒症,需进城每周做两次透析。进城那天,母亲去了一趟菜园。她坐在菜园边上的那块大青石上,看着满园的蔬菜入神,又下到菜地里,在里面来回走动,默默地和她种的那些蔬菜道别。

那时,正是早春二月,园子里的萝卜又粗又壮,蒜苗又高又直,青菜又嫩又绿。园子边上那棵梨树开满了梨花,洁白洁白的,如一树纯净的散文诗。梨树下,那一小块韭菜,也长得郁郁葱葱的。如果不是为了治病,母亲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离开的。

那天,母亲拨了几个萝卜,扯了把蒜苗,砍了几棵白菜,又铲了一些香菜,这才恋恋不舍地往菜园外面走,可刚走到菜园门口,却又折了回去,撬了一菀韭菜起来,她说韭菜易活,要让她在城里生根发芽。

回到城里,母亲本想亲自种下那菀韭菜的,无奈一路颠簸,她严重晕车,加上重疾在身,身体乏力,稍微一动,就上气不接下气,只好由我代劳。我胡乱地将那菀韭菜,栽进一个小小的花盆里,搁置在了客厅外的窗台上。母亲见了,张了张嘴,却又没说出来。估计是嫌我栽得潦草,却又无力指责我。

第二天,母亲便住进了医院。刚开始透析,母亲身体反应

特别大,厌食,恶心,呕吐,头痛欲裂,被折磨得痛不欲生。后来,在医院住了段时间,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,就回到了家里,需要透析的时候,我再把她送去医院,透析结束了,又把她接回来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母亲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。可我种下的那菀韭菜,许是不适应城里的生活,病恹恹的,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母亲很是心痛,她问我要一个大瓦罐,我问她要瓦罐干什么,她说制作“农家肥”。我随口来了一句:“死都要死了,费那些功夫干啥子哟!”

话刚说完,我便后悔了。那段时间母亲最忌讳家里人说“死”字,她会往心里去。但这次,母亲没有像以前那样伤感,只是盯着花盆里少有的几片绿叶对我说:我想试试。

我买了一个瓦罐回来,母亲把削下来的瓜皮、黄了的菜叶、吃剩的果核和腐烂的土豆,统统往里面放,然后用塑料膜封好,再盖上盖子,让那些东西在里面发酵成“农家肥”。

母亲顺便换了个大盆,母亲先在盆底垫上一层松软透气的松下土,这是我特地去城边的南山上给她弄的,然后将从老家带来的黑土铺上,这才将那菀韭菜移栽进去,浇上自制的“农家肥”,再在上面盖一层土,接下来就只有等待韭菜起死回生了。

母亲自制的肥很臭,从泥缝里挤出来,飘满屋都是,但我们什么也没说,只要母亲身体好,她爱怎样就怎样。



## 乡/村/故/事

## 岁月长歌里的温暖原乡



孙江月

临江而立的丰都鞍子山周家湾,有户人家,人们习惯唤它周家院子。它并非声名远扬,但让人过目难忘。

这里的人们秉持着质朴的生活态度,像牛一样辛勤劳作,像脚下的土地一样憨厚实在,日子也似芝麻开花,节节向上,满是希望。

院子东边,是一片斑竹林。修长的翠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,那声音,犹如岁月的低语;西边是青冈林,郁郁葱葱,身姿俊挺,周身散发着坚韧与深沉的气质。侧面有一块马鞍石,形似一匹骏马,随时准备驰骋。石下有口老井,井水澄澈见底,不分昼夜,咕咚咕咚冒着,滋养着这片土地。枇杷、桃树、李树、梨树、芭蕉树错落生长,洋溢着田园的悠然韵味。阳春时节,这里便成了诗意的天堂。斑斓的蝴蝶在花间蹁跹起舞,沉醉其中;勤劳的蜜蜂穿梭忙碌,嗡嗡吟唱,奏响春日的乐章。

院子里的房屋,是用木头和泥土建成的,属典型的渝东传统民居风格。院子四周,是石土相间垒成的围栏。围栏外,鸡、牛、羊、兔等家畜家禽悠然踱步,几只大鹅格外惹眼。鹅可是院子里最热情的“迎宾员”,只要有人路过,便会伸长脖子,嘎嘎嘎地大声招呼,模样憨态可掬。

院中的石地坝中心,有一棵大桂圆树。这棵树根深、干壮、枝粗、叶茂。开花之时,满树金黄,香气四溢;果熟之际,果肉饱满,甘甜如蜜浆。一年四季,它就像一把伞撑着,为宅中的老少

遮风挡雨、遮阳避暑。一辈又一辈,邻里乡亲常聚于树下,拉拉家常。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周家湾人祖祖辈辈与水为伴,大人小孩,都喜欢到江上游泳。每到盛夏,江面上总能看见他们搏击风浪的身影。尤其少年们,总是三五成群如江豚逐浪,在湍急的水流中嬉戏“放流水”。少年们浸在江水里,听着浪花拍打江岸的节奏,常会吟诵伟人毛泽东的那句诗: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会当水击三千里。”这份源自血脉的勇气与志向,自小始然。

冬日来临,周家湾的橘树是这里最璀璨的风景。墨绿的枝叶间缀满了沉甸甸圆润饱满的橘子,在阳光的轻抚下,宛如熠熠生辉的宝石,又仿若除夕的灯笼,红彤彤的,散发着暖烘烘的气息,照亮了周家湾的每一处角落,驱散了冬日的清冷。

望着这满树的橘子,不禁让人想起诗人屈原的《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……”时光流转到千禧之年,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,周家院子里走出一位赶考榜上有名的翩翩少年。少年头戴蓝布帽,颈围方格巾,胸别大红花,在乡亲们的声声祝福与殷切期盼中,踏上远行的道路。多年后,少年学有所成,他未曾忘记这片养育他的土地。回到家乡,他助力村子发展特色农业,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。周家湾,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# 诗/绪/纷/飞

## 把一朵花吹进云里(两首)

## 春天的信使



苟永菊

昨夜雨水来过,日子鲜亮  
那些闪烁的言词被春风提上枝头  
白花筵席。我必来参与

不足以让眼眶潮湿还需等待

雨水缓慢,日子迅疾  
你看那个被春风追着的孩子  
长得又高又快

今年的雨水与往年不同  
你无法寻找  
哪一朵,长满青春的记忆

参与春天的花朵  
曾停留在你的窗前

如果你不来  
——我就不会开

## 雪过峰顶

向阳而生。山峰嵌入银瓷  
有雪片碎裂的声音

传达人世默默的情深  
你用余生照亮  
夯实的土地沁出盐粒

颤音过顶。所有的头颅  
——向大地致敬  
形成弧度  
让卑微的生命留住信仰

风,让出一条路  
你用洁白的肉身  
“炸开蔚蓝的天空”

一张苦寒的脸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## 我和轨道交通的故事

## 坐轨道去重庆城“赶场”



庞国翔

我所在的城市——江津,离重庆说近不近,说远不远。以前我们到重庆开会或办事,多是头晚去重庆城住旅店,才不会误事。后来外二环高速路修通,终于可以早上去了,但须有专车,并且是在早晨五六点就得起床准备出发,搞得一整天都很累……

2022年8月,重庆轨道5号线的延续线,九龙坡跳磴至江津的“江跳线”终于开通。江津市民到重庆城就方便多了,当天可来回,有点像乡镇的人“赶场”。

“江跳线”开通那天,区里组织各界代表进行了“试乘”。我也是代表,但试乘区段只在江津至跳磴之间,还没有坐到主城的轨道线上。

今年元旦前夕,接到市作协通知,要我到重庆渝中区的通远门城楼“重庆文学会客厅”参加红岩文学党课备课会。于是,我决定感受一下坐轨道进重庆城。

这是我头一次单独坐轨道。

中午12点,我吃完午饭,就赶往公交站乘车到圣泉寺的轨道连接站。在大厅的售票机上购了去跳磴的车票。列车风驰电掣,几个站后就到跳磴,我急忙下车,跟着一群人上了五号线的列车。

上车后我才知道,我还没有购买跳磴至七星岗的票。我又

马上下来,在大厅里转了两圈,没有发现购票的地方。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,我上前问:“我到渝中区七星岗,没有购票,能不能上车哟?”他看了一眼我所购的由江津到跳磴的票后说:“你赶快上五号线。下转一号线,到你你要去的轨道站下车后去补票……”

一个小时后,终于到七星岗,我立即去补票。

工作人员告诉我:以后你可以买联票。我问什么叫联票?她说:连票就是通票,从你的起点站买到你的终点。中途换乘就不买票了,这样方便些……

我有陈奂生进城的感觉。

还不到下午两点,我第一个到达会场,就在周围转了转。重庆城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。

不到5点,会议结束。主办方备有晚餐。但是,我怕轨道收班早,一散会我就返回轨道站。这回我购了回江津的通票,回到家才晚上六点半,赶上了家里的晚饭。

后来,我在手机上查信息,才知轨道的收班时间在晚上的9点后。

唉,早知这样就应该在重庆吃了晚饭再回家。

我想,以后再去重庆城开会什么的,就乘坐轨道。快捷、舒适,就当去重庆“赶场”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